## 欽 定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都筆乙酉即事詩一地皇上御筆書書二 教定石渠 發災續編 欲定當其風雨時黃頭心固 恢農父順帆舟亦即事弗拘題所遇皆可該夜雨晚漸稀朝風午 第

擊蔵寶團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後達念之都筆鈴寶二乾隆宸翰陶治性靈 野石渠 實策再武 然吾擬通為政 豈無欣慶事盖親兩全美還忌太威能惟所見 即事一首乙酉仲春月中幹

大船,你们一首,乙酉仲春月下靴御筆,鈴寶二信次九一射之學十鈍手國有舊語亦知否, 好船人樂省为就中才者不中才養故人樂有野大船尾樵小船行巧注挹大船人怨遲已行小大船底,机就如前急小船爬沙岩弗及以箭的挽 柳筆乙酉舟行 大船於帆如箭急小船爬沙岩弗及以箭釣挽行書 雜典 詩

金蔵寶團五福五代堂古稀天于寶八後達念之 寶石渠寶及不成 大主人乾隆宸翰

御 (法) 不快 不可知展文皇大人不可知展文里 元日明公不可知展文皇大人 以東下未已有書至此矣非事外新歲勿知 海低 窓焚香西九寸五分 氣酸 至成候之雨三日未經不成候購入也有明不及他書臨 期本人也有服作此分間不及他書臨 寫都 佳也他址横 作寫友 解 得 泗發本

學等 軍五渠叛发所成御筆 軍其無職 鈴寶一 百慕春御臨鈴翁三德日新听實惟賢乾隆少人往還炯炯足下此何所樂 乾 隆柳筆

御書崔瑗座右銘 本国選金笺本級五尺横二尺八寸三分行本 完新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順勿念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順勿念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順勿念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順勿念 無過光金笺本級五尺横二尺八寸三分行

鑑蔵齊團石梁寶笈所蔵隆宸縣陶冶性靈

鑒蔵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石渠實笈所 乾隆乙酉暮春月中尚書於維揚行館之大觀古大寶蔵見本處所成一大寶成見本處所成 堂御筆鈴寶二整隆。 **書張蘊古大寶箴一物** 

臨 瀕 明別公山正禮祭高足於六四潔斯文彪於 新不照子 真鄉 行档書。 國 幅宋城等本級六尺四寸 後雖才不 朝道素相承世傳儒 送劉太沖叙 自開府垂 月 偶 弦魄春 人作前冲與大 明松 其無 雅的 美夫其果 頂潮 宋室澤州者 鄰故沖之 横

整藏寶璽石渠寶菱所献。 那寶惟賢乾隆御筆。 正及春水弱哉之子道在何居款

**御臨黃庭堅緑陰帖一** 乙酉清和臨黃帖御筆鈴寶二所實惟賢乾隆 須得矮紙乃住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坐頓就願诉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善甚甚為欲為素兒録數十扁妙曲作樂尚未 本幅粉笺本縱四尺二寸被一人六寸行書

墨藏寶璽石深寶菱正蔵

作御筆鈴寶二意静妙堪會乾隆宸翰, 深因之復生美 乙酉仲夏上鄉養心殿齊居原不知倦歌案展芸編疏屏解絲扇夕春雲氣則變無逸粉幾政有顧覲俊彦卓午亦餘眠被也影進前陷風炎避廣殿遵例坐弗建祛辛食 本幅粉笺本能二尺九寸。横四尺一寸行書。養心殿齊居詩一\* 魚被食

海軍立春日雪詩一相 乙酉嘉平御筆鈴寶年品樹敷祥蕊青於引瑞烟敬因喜益切點 本幅 一天一寸三分横二尺二寸 本 監 監 表 日 雪詩一相 至 石渠實笈 所蔵

根又以崑崙為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 今時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為問 為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為閩 為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為閩 大旦五印度考記。佛然此欲界内以須彌山 大國各所属企養本四對幅每幅級七寸四分横五 筆天竺五印度考記 群教所記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 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 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東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東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度 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度 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東 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東 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東

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東辰年間烏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東辰年間烏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東辰年間烏

該行程有至誠慈養國之語誠卷曩音聲亦與 處而二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傳施 及度與毒與萬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 及度與毒與萬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 成及回部皆稱為痕都斯坦盖亦譯者訛痕為 属而後為回部属皆不可知温都斯坦今唐古 有佛遺蹟益知即北 度度交界或者昔為天

那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渐微而渐流, 中度疑亦即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 早者耳非中印度也東印度既近西蔵故天竺 即度疑亦即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 心事西蔵時聞之據西蔵僧謂天竺雖佛現身 之事西蔵時聞之據西蔵僧謂天竺雖佛現身 之事西蔵時聞之據西蔵僧謂天竺雖佛現身 相近而通考 所謂度雪山過

度之證而獸為人言更可信元史之以為附會 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益可為未至中 三元太祖日是殆上天亦子自此往斡齊爾圖 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状者跪叩 中印度亦何難但既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徐遠之力者唐宋之假道慈顏克什米爾以違天生 行東至震旦過復與之語相符合大以今中國 何開實政故不為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

鑑蔵寶運奉三無私惟精惟一石渠寶笈所蔵長至月下幹神筆鈴寶二乾隆。 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開其躊誦如右。

御製深寧堂詩 御筆深寧堂詩 一軸 供被偃仰追就逐徘徊緊永思深寧顏九寫記任曲與非淺堂安居得宜有書義堪玩弗畫景 惟賢乾隆宸翰 取 一身怕。 本幅宣德笺本級四尺二寸横一尺六寸 分行書。 戊子清和上於御題釣實二所實

墨藏寶團石渠寶鼓所道

納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拒江淮河濟 可将文廟碑記。舉江淮河濟追不知海 東道他仁義以替 中文廟碑記。舉江淮河濟以對海。吾知其 中八分档書。 本幅粉笺本六對幅每幅 神筆重脩文廟研記 級一尺四分横五

是國學所助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書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孔子固不外道他仁義以為教也教之養始見虞 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 孔子之量然 德仁義豈不為 完地之厚然地因不讓萬位恒華以為土也道 以為水也高低恒華。豈不為地所載而不足以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脩并至本朝孔子不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孔子不立亦循江淮河流非海不納嵩弘恒華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立道他仁義之教者何盖三代以前之教非 地不載道德仁義非 而崇奉規模為大備 以為

列聖古文臨雅必事輸與乾隆戊午既論學展樣 為丁亥發格二十餘萬特簡重目司其事,越已上棟下宇。風雨燥濕歷年既久浸歌是虞爰以 官以為三代之制弗相 語易盖黃瓦幸昭茂典然丹腹雖致飾壮觀 以其言良是遂從之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官以為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沉古朕有以宜乗此時脩復辟雍園水之制為請者禮母仲春告蔵工朕親釋真以落成馬先是言臣 而

墨蔵寶團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孔子是猶給日月星辰以象 朕有所不能。 孔子之言仍以頌 事高之若夫述 月。上海吉日御製并書鈴寶三乾隆御筆惟精 **書各懸於其所舉大工者必泐碑以誌故叙其** 學鏡千古。 乾隆三十四年。成在己丑仲春之

徵達念之寶石渠實笈所蔵

表 即信之以疑范鸠有是理乎夫 **極蔵寶團石渠寶笈所蔵** 小其兩可 月仙華。鈴寶三學鏡 鈴寶一 乾隆御

乾清宫五屏 筆乾清宫五屏 乾清官得瞻御座後 每侍 括治道無遺而為 幅宣德美本。二 一段作後益用以自屬思欲行釋諸句 九寸。档書。 風銘。有 風銘 君者必如是然後 屏風集諸経銘語即 幅級 年十二時始解 尺四寸七分

里者半九十里苟所行不行于所言予愧不滋語母不能成誦然言之易而行之難語云適百里母不宜言老而自譬之意則不可無夫此集諸经 聽自我民視 不自有一美首衛武公作抑戒老而自警 我而理精義,其日引月長三十六年於 自我民聽

以為明無日高高在上惟 惟聖完中國治敬勝義勝允兹克明佛時行肩以 祖。 不干常奈何弗敬夙夜不遑紀佑惟休惟恤亦無 怎 題大 放于有心势恤小民之依惟于與汝曰惟欽哉似以續惟曰欲至于萬年 在惟 子有股 匪飲匪從陳善獨邦。無私則公太 聪惟 明 粤北 **港**、惟 Bi

足之則寧民循水也澄之則清使放栗布帛逸惡乎損招于於騎在首出人莫不衣食 逸惡乎損招于矜騎在衛出人莫不衣食也漂旦明一人裁之惡乎危于不知惡乎失于好 水火亦其難矣宣可虚調昇平太為國 圖易通求厥寧用願畏于民惡通觀厥成石姓厥類有四厥教無萬暑雨祁寒曰谷曰怨思艱 而不可勝至愚而不可欺心高懷保庶其從治 左次二則 百姓注耳目。 人孩之萬幾

日宵衣豈誠宵衣平日肝食豈誠肝食乎即誠情君子終日乾就問人為如步之方失其德歌與為則者心誠奉之苟失其德歌與為則斯要矣為則者心誠奉之苟失其德歌與為則斯要矣為則者心誠奉之苟失其德歌與為則者之慎之斯馬楊恩然如方 在末二則 在樂上港間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聚星共之德一则 和樂且港君子之愷平易近民君子之二則

宵肝而心不在馬亦得謂之真勤予君者且之宵肝而心不在馬亦得謂之真勤予君為安民若可。在我則遲萬目焦心分憂其誰貼納人 三可在我則遲萬目焦心分憂其誰貼納人 三可在我則遲萬目焦心分憂其誰貼納人 三可在我則遲萬目焦心分憂其誰貼納人 三可在我則遲萬日焦心分憂其誰貼納人 三可在我則遲萬日息心分憂其谁貼納人 三有所心不在馬亦得謂之真勤予君者且之

鑑蔵寶團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後達念之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五春月上鄉御筆新寶

种 紬 筆可引 研查 殿笺本級一人七分横一人八十小行 鈴寶一 小海神筆 的寶二克隆惟共和光上教 一卷 一乾隆晨歌 精

鐵道念之寶寓意于物用筆在心也有同春寫鑑減寶運敬天動民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華縣教其昌二山中多法品評誦自為屋有扁舟與寧幹華研劳緣情無風刺一似 轉出湖何冷冷此中如有屋便是草 相望唯應見白雲三結廬 畫合璧 解華研劳緣情無風利 非畸首令人自来 山水。杏行書前人詩句。 册 はの影

憶甲子年。曾經做董其昌書畫合璧冊兹因 款其昌。 别州亦仿一過不知境詣較前如何雖云清 賦新該為報准安客春帆浪作期。 事。西山中何所有确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贈君心山月晚衛在溪風凉 如有情惆悵令人别古滿城 何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 憐傲吏 不絕殼

春寓意於物保 四大家 鈴寶二乾隆 識鈴寶二乾隆 也必知此而後可以仿米董美 非為 3 不規 心神意 宸 拒 毎幅分釣覧用筆 合度然所謂山水畫耳惟 髙超從心不踰 、戦略 以誌處耳。 乃所謂 在心记有

盤蔵質重古 · 藏寶團古希天子,八徵老念之寶。 於得象外意乾隆宸翰 經訓墨雲西藏落紙雲烟如古各今即事多所

其詞平正而意高奇此句非不能為但非予境當重扶之句特仿孫指教墨法寫圖賜之以與錢陳摩和命九老将香山詩最喜其鹿馴嚴畔墨畫仙人一。鹿一并識 **御筆仿梁指法畫扶鹿仙人一軸** 界耳。来與復成是慎弃石渠以為陳摩重来之 驗因思白居易听去敵則氣作之言不知陳 不幅宣德笺本縱二尺六寸横一 尺五寸浴

克 元仰,御克舜嵩 拈 天賜 前識 製命 凝视 老 上新 アス ※指揮者關達皆方 不為某随 陳為 如何字卯 後境轉美 人 然為地稱仍 思並古 瑞洛斯數野攜 不伏来 風墨廣輔人傷 麻猪無 有 钪娱粜 仲冬戲筆。鈴寶二記 et. 树甘须 神 佩 港升速 扶 仍 歌幸趣 -本 湖河特 קצ \$12 職或進 頼 統計 继 美威 • 基部 出村

恩孝意沙華偶值我開石渠實沒所蔵 機處實題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實八盤厳衛題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實八個於東東至意日钱來處時年八十有六公印元

請書依竹都落紙雲烟橋藻為春附錢陳羣敬字外嘉平朔仿柯九思筆意鈴寶以乾隆宸勒分水墨畫修竹四等教 本幅宣德笺本級二尺二寸八分横八寸五年传柯九思鳳尾竹一曲 祉 ħ 物 致然亦灌 題 陳節鳳翰 摩印尾盲 一、有头。 日丹鳴 錢沖問 陳生史 展文奖 蘇寬 验入 後个 矣呈 片天

鑑蔵實里石渠實笈许蔵。

宗奉兹宫殿居正臨民日明日旦始惟宫臺退及日 祖 不颇 御筆交泰殿銘一州 取地 交泰殿銘。乾清宫後坤寧宫前殿名交泰象 横一尺六寸六分指書 本幅宣德養本三十四幅級一尺六十八分

聖訓的禹小人道消君子道長以左右民尚慎无往無為以治 盤蔵寶麗敬天動民五福五代堂古稀天于寶八盤蔵寶麗敬天動民五福五代堂古稀天于寶八盤在辰五春月之吉御製并書鈴寶二乾隆、 乾 鄰以御家那必本情見匪祇循名亦飲青實健 順協中。所其無逆財成輔相小往大来

天佑俯恤超路荷康健膺 萱宫賀節式威儀仰瞻 都製祭已元旦武華詩。本幅宣紙本級四尺一寸。 御筆癸己元旦成朝園一幽 寸。横一 尺六寸五分

聖慈福始開元慶有永。 可怕學作真無涯将因春暖皇緣近被華從民類 月為乾之九三設日玩辭在觀象誠因勵志敢慎宵Ho動民要務祝田麓供辰定氣以甘四。正貞元運轉玉衡恭景祚維新萬物單切己對時 御筆的實六妙意寫清快乾隆寫意真可人天花喜觀為歲期國即書詩慎端以兆開船開島處談 癸己元旦成武華二律適仿談志伊梅

鑑蔵寶里石非實沒所藏地一家春雲容水能堪娱中得天地心

無師其可予至於朋友所以相取資而已而其蒙以養正書曰作之師。而韓昌黎所云倫之人實養而教以是成豈五倫之外。别有所謂道哉以此人之業使盡五倫之外。别有所謂道哉以是成豈五倫之外。别有所謂道哉。以養正書曰作之師。而韓昌黎所云傳道授

故不被言。 甲午新秋月。柳筆鈴寶三學鏡干時者。亦遂以為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時者。亦遂以為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時者。亦遂以為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時者。亦遂以為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時者。亦遂以為師也盖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之間有益者爲有損者爲是尚在己之能撰。而謂

在軍 美旗昌教 舒寶一克隆辰勒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六寸横二尺四寸行書本院調湖石洞庭産熟知北地多無限萬鎮里上里有過無不及名曰於實稱豈外伊家顏里上里有過無不及名曰於實稱豈外世史動用為進龍大房山有常光保斯為伴天地生物弗拘虚龍大房山本常見米本能致今致之青芝山屏湖有過無不及名曰於實稱豈外世史和限萬鎮異石有過無不及名曰於實稱豈外世史和限萬鎮異石

情充非善。 冷峰歌乾隆乙本伸夏月中幹御為卷頭司二米為高簡於於斯即惭於斯悅目怡與異國對棲霞日面月面應難辨每來汲古遺幾與養職有解發養鮮一峰時我文源問育秀通虚映質異礙級養鮮一峰時我文源問育秀通虚映發問歷海水桑田任選轉故土那憶埋黄淡素 大孔小穴盡靈透凸突四家仍處煙春風秋月 **费脩書東略發內於給雇值首教張事恣未敢** 

鐵蔵寶璽石渠寶笈所蔵。筆鈴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御筆仿董其昌書畫合璧 答邱李夫子天下山水師放筆寫寒林千金春竹到挺之樹老杜云請君放筆寫直幹是水林屋諸景。左幅行書。 大概學北苑多作 水林屋諸景左幅行書。大殿學北苑多作四寸八分前八幅做董其昌右幅水墨畫山 難易之其昌。 本幅宣德战本九對幅每幅級七寸六分横 海截庵園小米作。速山長雲

內府所蔵董其昌書董合璧凡三册皆絕妙逸南春卷場去。至今未歸時作老米研山觀其南春卷場去。至今未歸時作老米研山觀其王叔明青弁圖與平告細皴迴别友人以江王叔明青弁圖與平告細皴迴别友人以江東滿湖同境又有白雲圖皆于門蔵其昌。

成性存存已有同春取益在廣水追环其章墨鈴賓即事多所欣然服臨池秀色入窓虚體仁 雲中和大塊假我以文章妙意寫清快水月雨 有。 品。自甲子至今先後各做其一。此即第三册也。 借以驗筆力境指如何雖曰形肖於神韻乎何 激明等端造化寓意於物 笛禽經訓研露際墨 戊戌清和寫於園明園之池上居每幅分

整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學業。妙與強三。鈴寶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學養念之寶。

御筆全韻詩五冊 本国金栗箋本五册第一州二十幅第二冊 本国金栗箋本五册第一州二十幅第二冊 本間金栗箋本五册第一州二十幅第二冊 か行書。四聲切韻之書始自周顒而成於 全韻詩意。四聲切韻之書始自周顒而成於 全韻詩意。四聲切韻之書始自周顒而成於 全韻詩意。四聲切韻之書始自周顒而成於 本祖金栗箋本五册第一州二十幅第二冊

禮問行幸、跌吟以且既閱小祥,我政之販無所人之就但以宜於時本,即是供道性情鑒今古格人之就但以宜於時本,即是供道性情鑒今古格人之就但以宜於時本,即是供道性情鑒今古格人之就但以宜於時本,即最前集前正韻收字取音。

皇朝之良法美政戴在 天命守神器三致意馬是詩也思代與廢之大端略 列理創業垂統繼志述事之宏規上去合三聲則樂 見於此而我 唐虞以远勝朝歷代帝王之得失炯鑑據事直 月而成上下平聲書我朝發祥東土及 消遣因以祸詞或一日一 書不以私意為美利而終於敬 東或一 一日两章閱三

質録外人所不能見者亦畢述梗縣較之道鑑輔覧 亦惟據志陽躬後之覽者或不以犯言不文為必首尾句必用於詩中空其準也非曰因難見巧必用四言從其朔也古韻雖通用叶前於每章必用四言從其朔也古韻雖通用叶前於每章 告肾其庶然子。 更為約而詳簡而該讀者不可以花雅楊 風吟

聖必有咎異 開基肇宗元鳥商室帝武周家叶 八造皇清發 亂逢神鵲護免害 空有取水人 叶三姓定亂都多城崇建號渦 福華蜜鍾山頂有潭随門 內浴躬神鹊含果在以張中錫以姓名母遂凌 揆同風右長白 祥大東山日長白江日混同峻極襟帶 見訝異做一交手界歸據為主國 初居鄂多理數世後 名機叶 天女者降

七世至 祖宗問基如是親守成更懈衷繼兹新掃為北與蒙 益屋两中傷們創手柱弓送而 甦者數創愈復往攻 祖天表義軒同有甲十三副棟鄂首命征 祖強仇光據林圖阿拉創業総稱雄 古通與京爱建都適當明運冬既協人心望允 比崇記此告子孫可不念 終克新鄂洛校射者官封雖漢高大度奚能與

實銀後人 那題李成孫,因報不共天與師征其形持標七月銀後人聪聽恭,在太太祖 尼堪外蘭者奸記八命膺,臣歷歷述 海愚意 定新以八色 宜 恨告 制書代結

太宗解。 太祖! 父子兄弟同努力可子弟之兵左右随人自為戰如 祖開報初弗疑應之以服安其危堂堂陣復正正兵分四路各出寺並趙與京力不道。二十萬衆明與師號稱此萬威臨之雅與時就稱此萬威臨之 功 赫殿虚以次平治部逐退松花江的极惠既除 徒步過岡原因之行補衣侍衛相寫語何用爱此為 武威我 祖常冬竹雪客餘海泥 王紫基用亦百世縣本支元 旅風俗信弗追以此善攻戰諸部整 供驅馳薩爾許戰 破廿萬兵勿踰時其詳則見書事詞恨不行問 熊熊快馬所陣殲厥魁中殭尸流者惟為康 明 射獵習軍

武威既渐耀逐持潘陽虚坪塊雕嚴守臨衙己預儲亦家法实禁恒遵依海衣行機。杜殿的我们在兹弊修持有功解侯誠小我叶允合 開而笑諭已寧之性斯微要當崇節儉物力惜應思 設解賜爾華完潔豈弗宜聚乃服 則 似無戰有征如七萬一時潰城門殃 湛 儲

萬歲呼外紫堡通路七十茶軍卒擾忠猪痛不知足 為模乗勢逸陽進取過列柵浚壕已丧膽輕刀長前 夜明兵舉火燥還晨合隊墜城鋪此然雄鎮兩遂争驅八祈左右答摩力百班他顏陷一隅徹 無中頗有笑指驅。在 合雕逐蜀假道滅殊號與虞力屈一時多盡能 朝克約爾餘民 明追為祖 東京創建居

天彫縋 惡謀道升堂必歷陷海城還勿取和农以為住临得 天命創業肇基旨菜室 天視享王蒙古恒来此征伐明邦易向西 根議 駐潘陽庭論稿誠思奶劳 壽長計受 為縣最尊君舊俗各心齊石 陽太 祖何用 权 孫

即位告情 郊臺建國曰大清改元宗德開 旋總遇國有 征右 陷解 明。和。海 敦 北伐蒙古徐更獲玉璽瑞燕院 侵明收郡縣安國 郡縣安國育賢林南 乃有朝鮮使不拜志 討

常稱金世宗不愧賢君真熙宗廢信制答紹無涯。 親征惟楊我武城南漢肉祖降稱明諭敢勿誅扶心驚色灰两子遂 田波沐 獨平如為假守禮激我改其係 稱日永服武立碑三 制海凌荒樂頻 潮宗 為建 剛

祖訓昭世守應無俊叶卧碑物節亭乾隆玉申春。右 既諸臣寛水大袖坐坊薩忽挺身其教能你之何其 朕豈變更所以亦子孫叶煌煌 尚左人。 拒缺比喻又如達海草展勘易衣冠叶不從謂制遊雖垂訓如此後世忘其該乃知就酒色無 大定喬法祖勤求治理臻衣服及語言一惟舊

一 史秘書及宏文 史 中心際歷設六部三院云三院異名同稱內國 大君開國規模博用約事不師古匪攸開心之富物人君開國規模博用約事不師古匪攸開心之富地備克工照續香效勒文臣賛襄園盡職武臣征亦德各立大學士六郎承政泰政分董正治官乃大 松山杏山降寧遠明十三萬守堡垣二王統國規模博用約事不師古匪攸開本之官執 引 H 先是

天所助順家麻恩是戰可繼薩爾許益揚我武恢死時間外者雅濱翻我軍傷者八人耳 發蹤指示各允當好整以暇多神權叶敵知難當遂 宗親往勞戎軒爾時偶值吳仍似并道前進弗惮 夜通遇伏剿殺那能奔十三萬聚職其半赴海 兵攻未克 降物嚴且端總由 

精理叶深維祖典世永總漢代上陵禮弗可刑癸亥甲戊两舉隆恩昌後億萬斯年孫曾思 鼎湖 天造地設 天眷隆遂致王紫安九明绵此太 橋山二陵相望盛京此降叶 構不覺沒指曰三功臣墓列其間亦予真然憶同 il

一大軍遂前賊士萬聚據山海關並山橫海勢頓命攝政王統師代明十適於其時流賊入照明帝旬世祖元年 川页 治甲电 英內院 大上平尾。我們不過一次上京一会明室馬停漢家彭韓彼何為我視此奚裝古教鄉無興唐宗陪以長孫叶始終心替小矣保

駕至定房北京·叶為明雪恨撫有字家漢高明祖秦 天宏運啓後承 元之民中李唐趙宋更不足六十奉 脱泉流跡掃塵·送至都城城早西窟·群華風息作城堪蔽天我軍呼原風止戰剛叶大敗三桂漢氏白布識局以為分别否恐问殲叶大 或馬王傳軍令的得争光鱗次布列固我中堅 安東守經達權文程賛寒嘉歌九賢九月

光華日月慶兵銷平定天下。 帝后追莫有禮公天鑿朗海潮弗至地靈的抒忠允藉宗臣翰備的還天鑿明海湖弗至地靈的抒忠允藉宗臣翰備的還見剛於億萬載 賜該無清無採護其陵木真陳子以慈有武考歷来

現政撫四海勒然楊九歌三藩必當版前里記難雜明朝舍不於眼看旨亡於若曹然非若曹罪其明朝舍不於眼看旨亡於若曹然非若曹罪其明朝舍不於眼难不可為中原四大家漢唐宋明,以此人門英伊振若如 除人性多刻俗物與易豪勝政撫四海勒然楊九歌三藩必當版前條允宜遵

守成無別紫奕世沐 一散午夜過惟教将總連曾不賦添科次第交次盖 光明日月和 以巡侵尋敗於唱滿丹戶口約散亂如麻前後 久莫犀魔徒伐六軍稻 么麼發早版知早揮戈是止戈時平餘宿将日一一臣同助昌也理不處自應成姑息未可恕 天麻嘉綽羅斯都爾伯特輝特和碩特之徒中最後天麻嘉綽羅斯都爾伯特輝特和碩特之徒中最後家或遇老年喀爾喀語及此猶淚雨下叶孫臣 幸朝會 行幄大宴費有如常宗之寺于以建自是中外成 肯學光武 閉 剧选次第 命臣住經理領銀賜米給布茶多倫諾爾 學衆來內附

前香國計 天之子一物失所應咨嗟祭遠絕所飢與之食寒衣諸叶大君者盖 要祖前六旬幸福祥萬宇沐春陽水旱必明急欠通聖祖前六旬幸福祥萬宇沐春陽水旱必明急欠通 恩威一統合無涯者 土爾危特跋沙婦順路更驗無不安解伴得 極いなる 喀祖 國以民 為本仁

華運河白,升香係教青民親前烈賴経营·右 在 明 海 世 祖 躬勞納洪事三征軍死城沿餘馬平追軍事者治旁然敢傳失葉效法放無複告的城里 莫諭先與爾時策矣力猶弱故默車楊許表誠公 午安中 思

章我番堤畔 河海遊遊走兴 惟無近銘

蒼電 恩諭被黎然了雖益地不加益賦定徵額弗再徵揭 先賴成績點估仰 祖訓齊聽聽宣定東西勢建壽南北統絕 我培厚世世欽遵福永府。本定丁 忠民深矣發文於萬年國運 理明我本舜哲。 說計尤潜兵擾嚴選奸偷 刺 汽室 祖 海宇承平户口墙特 城聖 祖 策安心蔵 須

親楊志。 肯因姑息從羣議 寧群歲月侵 久道仰君臨避暑山莊關受多能因天經 與剿除審遠猷頻叠紅在奏洪捷宣楊黃教真遐 西春苑復秋編豈不戒虞箴惟切金川棉穴諸番響即叙西戎柘坦縣 聖石祖平

大聖人智勇無旋乾轉坤力以擔道謀策室那領規 松具動搜四庫法格古成集圖書五百萬愧木九章窺思子最深石 議長祖 佩文鴻鑑 拿大村本嚴聽其取以資米益世間少無而多無嫌應知大者小附瞻蓋盖不然妥率較火耗單 六計弊東總以應記曰大法斯 恒 耗斯

量材乃堪剛導之柔寫濟以嚴積而成帙爰付被弗假諸人可與善成非義方仁園可以人而施 不容義經訓明中畫則物幾夜乃披角殊筆內治鄉就外到收監封章特達許其自織機事守忠察然之各官養為 親野勤政出於至誠諭指至今相安民養恬慎勿動彼浮議纖萬世遊 白簡恭治人治法 洗積弊惠問間大佛缺用小佛添敢有重取 親賢勤政出於至誠

序書始克繼我聖孔帝學心學編世情情天道 深山中荷天電依石孱顏木推煙聞善若決 不知學堪歌動於變時雅吳衛成董吃唐 以成義和分用十地道以平四岳谷共八不識 小子荣蒙奉為君鐵內記了一人萬世奉成古 河湯市然莫之能樂塘外聞元德接線重危微 治宗林 劉配誤曰四匹典以三他張盡善洞微達為 坊下午春·三皇五帝其幹的總以上第二

有天义的···一旦被播種與耕構升見端委院川州澤各分九暨被播種與耕構升見端委院山 青宫重華額斗扶高山仰止心刻快品点 諸侯做禹其魚劉于講贡金奏物鑄以馬总旨 既状絕諸杯可東序養老别等早下車泣罪息 心傳開道統 以並一中南風解阜時幾奉九部正律来儀鳳叶 神禹度土功、呱瓜泣弗子堂山明訓教化德 不於無間識本源何典望海航斷法也是 P叶舉八元凱光克睡·五刑上政修

天未亡所餘幾為仍牧正巷院完弃虞戒若蹈者篇惟覺理盈紙本夏 拜浞之禍夏中衰似出縣言實青孟子舉天與從而為辭耳每讀雜 卒成功賢臣靡者如仲也中與實亞閉創製應 他兆謀收夏臣。珠洗及禮復禹疏中共難不渝 昌黎言實旨孟子舉天與從而為辭耳安讀 虎尾妻以二姚色諸統有田一成聚一旅叶 敬承是伯益既就國諸侯軍歸只利民大與深 少康為冠始湖其配天德在何不出敬勤心 布

震者段 聖聖力を 實自故始馬是湯之不幸也乃適逢其時之 成於寧字國之年七十五克修湯政蒙遠方重 姚武無慚徳之語是湯武之甲 乙定於斯矣况 無这作訓稱古帝一告在段王實首舉天命自受 乎一曾為尹一未進品雖然以争而得天下者。 譯而至草心虞究其致盛町由来嚴於寅畏斯 兄終弟及始乎商太戊惟賢徳允村 祭以日亡湯則天與約有自婚之

不視皇父中避狄遷于岐民從者若市誰謂茶率中下則既真居可軍間相嗣然予更有言害東著三篇實得戒誥體上示乃在位中話民弗 一不可再,中令讀三篇言誠為百世指至于伐東 考國相傳說該教契神解空前絕後為可之苦其甘亦如蘇是知得代心那衛言佑故此 政化選都為民耳乃胥動浮言安土致然矣盤為主大院 從那歷六代整隘民居底弗可行 古公云與當在昌小心襲翼的事允至于為政策採田間用知依保惠庶民愛叫與商類盤庚雜成合古迹殊魔站就 祖甲逃王位太伯同雅氏學庭歷與後諸西羌安眠追驚縣作詩非 戈城三年乃克之您矣未充等叶五载定金川祠卜其雄鷄銅环其殼蟹距能禮義教惟恃干 思方注家無定在不出楚蜀野夷羌尚之草叶

飾粉恭注祛穿鑿足破奉起奈山夫惟一式衣因之作諸館質語聽道論劉向侍五行分配失事般自不如文謹洪範異倫似丹書教義屋山 地半之去。聞詠一夫村可以息口吃方諸股 首惠鮮線寡孙獨懷先較敬天仁民者道該三 為局枯密侵院般商旅倒戈返文武基成王振 分服事德倫盖究其所以云在何於移不已天 拱治猶敏乃有夷群者避向首陽隱古用

難慎旦晚稱守成王嗣間以五同 皇天成禁忌勵初服用致刑指問圈军亦用 那塞前後就道承善中作無決周公進十月訓 承平。事異雲電民望早日休日息百姓失以張 中民于近各于遠冠之頌雅解展中左右教死 始勤終怠戒垂編簡宣王于斯能無面根初政 皇四裔飲東郊保養父師命西方聽斷太保 諄繼緣日負原日補死制禮樂斯為本知製 史記成康世

並一股鑒在故慎我釋棟。本周 民胜如涕浩周道復興好乎史版及其末年晏 拒練中杜伯非罪殺之弗憋而貪天褐幽厲平 起既後十千畝不結為適廢外料民太原卒以 終馬即代局履霜堅水践古用 當六代之餘 勵精有志撥亂一北伐南征常武詩提雲漢憂

則失達之亦擾于是游海上求神仙乎香渺豈一所為而無不了然其分都縣去封建後世從之之振孤條銷兵器。從豪傑賭詩書院諸生恣意常在二周而王八表。執撫拊以臨天下如雄風 小節大智法小巧平生豁達度天運歸金卯揮萬世治亂之機亦於是乎可晓必緣 大男客仁義不施攻守勢異非惟枯赢秦與亡之運即知一夫作難二世而必為天下笑中 賈誼所謂

易為能力表 其間善政不勝書繼世之君誠最好史臣總論臣罷兵討止華常受從官言勘農蠲賦頻可考。 南鄉說再三是謂有禮仁為實收祭相坐在首 除的定振躬及養老早群爰賜趙佗書亦得稱 四皓天與人歸適逢時庚庚大横符古追西鄉 小約法三章寬漢基四 百肇民苦秦久矣久機 拼鄰生銷印無執的蕭書侍股城信布資牙 卓識愛吟杜牧詩不是安劉味

安既而又悔識甚卑的非亞夫延巨獨田粉復 吾所於解覽已評亦重道之本 善處骨肉帶何為者随否可力其常 弗家然其大遇在劉弋理無因子殺其母中禍 恒並稱吾謂其言未當也泰王院儒武重儒 亦哀富亦等聽電錯議削七國反則誅之實未 文景與民休息政去項勸農桑禁永珠玉學獨 端足以定高下水仙封禅動土木騎武之類過 周回成康漢 秦皇漢武

想字內既稱治軍于慕稽類屡書鳳皇見或亦政誠勵精必罰更信賞吏稱民安業綜核動堪里吏治得失議。十石立仆柳起入繼帳眾仰為馬武隊 两古哀王孫狱中謹乳養少時將問 摘失其得格入于蠶室懷恨深載筆紀事由司 百家則其德在與後惟跟瑜不衛斯可耳漢史防己氏特思發投嚴忌器衛軍假表章六経點 有度祇如殿旅就逸那思編井

進文吏察政意整物終攬綱躬勞識回神道設 學桓荣尚書受養老辟雍禮則有雖好祸祭傷 教識維是聽叶欲罪桓諱失之悻悻右沒 · 中與稱覧於中宗並非退功臣。保全心永雖 梅尉空云察景惜式史丹伏浦其丹存者土便 派連內間色荒侵尋外城政東班生徒數議言 仁厚建武制度災火不自起撞即實堪配如后 白水神微赤符天挺以武開基以文定

章較明為平處事亦詳審觀其戒俗吏安静信以失一二行乃八九責時何必備膝口本然 無忘論行秋觀收獲貴脫粟點飲封外成為孝 紀家法足取東平樂善相親友亦公司家人 鷹三顧以誠感逐許縣 縣據益州稱王而已帝 水至養經訓用源古港 小節傷之甚終于資源横預政由排狼履霜堅 未敢曹丕篡漢乃正位斯有禮矣殊虎耽平生 南陽即龍足典劉草

才俊相游於叶輪棘飾矣徒虚車。究其暴奪安 少恩煮豆然其何太險谷劉應阮陳王吳一時 漢斯義為正取輯覺情乎彈也弗克刷二世而 斬于昏間至今每請出師表猶覺丹誠白日想 非無用智誠後漢紫心不可掩通鑑紀魏網目 于因以終其志炎劉于是遂滅跋詩待骨肉質 将為周文人蓄逆故惡荀或殺崔琰逆 漢政不綱國既平斯奉起鹿逐各

族專檀獅子百骨衛璀撫床獨懷深懒褐亂頻 我果姬五千詞舞充貢為年界於那那兵盜賊與者間位易犯不共為我中罷州郡兵盜賊與者間位易犯不知 那上第三 魏晉篡奪好 地上第三 魏晉篡奪好 地上第三 魏晉篡奪好 暗叫劉表父子為馬戀聽私有仲謀養子無恭追城關據有江東豪深水視素紹弟兄搞貳識

復售徒虚言樣甲解質用升床龍王導太陽豈 終忠晉而不終原為巴謀創門即真能節儉示 兵討桓元壮氣如雄虹自幼有大志欲挽天河 已失正統有聖恃江淮無徵同紀宋心右看 下共相與尚老莊清談恣豪經雖曰成偏安而 新隐去紫系卷·西宋 後重耕機傅死王船之助惡誠愚悉卓我淵明 武右衛 一馬化為龍克中童該誦 祭厄褚淵生。石頭城亦

停雄諸部據有都都國號魏太武道武所鍾爱 嚴朝制公卿子弟命入學,是狱决之以經義崇果作室家善塗壁或軒四出定中外。南北劃疆 陽椎收寫究不保善終道成罪吳避納諫與節 妮敬則譬汝陰取司馬如是中天道真好還 道教而汰沙門則隣月落教星替往浩既不好 拓跋姓氏自古點謂黃帝後真無謂二十餘御物作精細欲文篡逆過熟弗知其偽古稱

鹰祸詞戒後人可寧聽斯語之概者 來其危看北魏祀四世遂斬憲祖宗其思忘艱難可弗 何助特依佛奉祭塑给身同泰功德慕初祖詞稱馬索仍厚遇本失正末奚数十定律與樂曾 竊其作蕭行道成視劉裕官城園吳與打叶徒 恭已勤臨御其初定武業帝以崇文者崇文固 老莊書信誦之思也未。右魏太 云住衣乳改無據智者之所強迁者之所察試 北魏稱賢君。

属霸先獨梁亦因時勢律身以儉施政以忠獨 逐主魏分二其時的敵宇文泰既而泰復效其 迎食語不懼餓臺城應始悟荷荷那得金仙該 甚可笑給身佛寺。其盤不遠在梁武帝徒求福 報那解罪戾未識楞嚴清明選奪方法 為幕楚朝春制之最高洋不及父與兄債車 **采**录 指處漆桶弗契乃北去把機姓代題素廟 受禪就逆如出一例嗟於六朝誰陷之 髙歡

文帝訟已任蘇維尚賢有合大高卦暴奪時非武成温國世濟昏婦醫童強適達會大城齊 其殺嗟我彼時士大夫解不腆顏持國賣品此仁之澤那解敗大語特作正文風當正者多此 乘公受代沈酣既久彌以狂荒滋殺戮恣為害。 祇一人一十黑棚也亦異怪鏡四五傳隋易作不 謀伐江南值陳昏情遂成一統勝劉蕭章男憩 外戚獨杨蟲食木內據取易易不勞軍隊

臨御多仁開能納諫治匪奈更愛民思無斬善為他家庭屬際血禁門同氣推及高祖不明論不無進化家為國帝出震正統開基掃除餘閏不明論之報施豈昧彦誤卓識人門弗逮本順之武 廣脈一立一蘇獨派誤我悔亦何益以二世而

勤終吾瘦天下肥名言可為勸既而臨海久太 宋王能讓功過達成以萬內禪即帝位初政頗 政務不勝据有慙他可弗問欲盖您好名近三 前後異故怠殊方寸侵尋致播遷自取夫誰怨 沒李楊弄權溷然溫無不為親邪正人遠 平符所願天實易開元志滿心騎頑她宋亦已 下垂芳訓在唐 乘危叛父范氏語定案聽說殺子官妄 起兵討韋氏識英而志健

恣為亂輔國脇上皇君失乾虧張后效武幸夫 為網旗父子君臣夫婦胥無幹始終懦柔昏悖 誠堪嘆籍李都克復非出其莫岩廟宗者言之 久已然方鎮代宗慎時雖有良将制用安則慢 污文靴有席 約依佛章敬寺之 朝致武設雖削元振爵因 能去奸相每致忠良問市馬院回於匹值四 柳仇諫即其誅朝恩亦以詭計解得一而失 **丛唐者二事方鎮及豎官室豎** 

香山居易詩皆訓末年始息圖無事朝廷益弱 陸惜傍裡事平聽說佛順卷合市白望恣强奪 数年早更變許刻猜忌以為明恥見屈寧受欺 面唇趙用甘雲敬天蕭姜亲若日臨霰播越失 百那濟式微患在病 記元海猶你職破恭雪宵 时服丹多縣協大禍 方鎮煽唐家宗社未渝亡貞觀餘惠人猶幾。右 志平不掉任賢自幼藩鎮悍惊無放弗奉 践作初政煩可稱曾不

民事較偏中佼佼鐵中與去之遠矣于王道叶 及子囚父三網掃地尤而效不水其作固應然 立五季撤蹈亦曰逆施其行倒四方僭竊次弟 陳橋兵變膺蘇建號雖非以暴而易暴來危廢 失論求忠必出考唐明宗與周世宗尚属留心 論世恒囚鑒戒存黃帝舜禹萬世教如好死 附其際者更十國時民那有生之樂臣篡君 五代歷五十三年都問問趁兵戈

宋家三百年基追中杯酒釋兵謂因權妙冷觀 除棉居然一統成不冒自緣大度人歸天保。叶 英断承整祖遂削平天下。叶勤儉與納諫善政 質不值 及廷美尼去不留質慙德莫斯甚趙鲁時猶佐 題報太祖家 典偏搜運放各有所圖難欺後人識四海今 可課集儒輯三書深意别有那永樂乃效之 笑傳弟誠誤其言出趙。叶南渡依然 即位急改元已失厚道大徳昭

漢文帝守成之君賢最尚恭儉仁恕出天性大 其下可欺王旦正人责難謝斯宗 宋仁宗似 盟职城下叶乃知初意原内怯不足有為功假 明的这半言與師碼無何欽若中讒言孤注危 弗司彼二游解更誰作在宋 契丹大舉至澶 辟上識於罪當不廣苑園同能臺玉清池館解 無事。史右而圖左因命較全書欲以文風播。

復疑者官間處置總無状一名 氣要俸不累治世樣史官二語固紀賞安石之 溶漾夏人犯邊禦出境契丹渝盟增幣量視若 優柔失國體無雄伐能軍此讓小人弗勝善類 既而自悔要冊立帝心終是無定向一之為甚 賴大臣調停中及其自聽政每聞故事裁決多 禍實因蘇郭后批頻事可罪發則宜也何疑訪 不敢為通月而疾病軍小恐奔競兩官際成 入繼非嫡正

苗保甲及均輸言利宏年獨未發拒練然正為 善令四知頗慎微又四不能温公言果應濮禮 総由天命大宗 不知為治徑本家 不皆野聚松原雜竟積善有餘慶斯事矣追此 議水勝逐出來衰究屬中私敬司馬韓歐許豈 乳機定公亮進 都誠罪魁吳奎識早惜弗聽青 恤終無覺悟墮昏惨,求治太速尚愛言直是 熙寧即位頗勵精一用安石 宣仁臨朝持憲章能新法

黨禍過漢唐賢臣都在禁銳意文太平天神以 黨禍終止宋帝華亂夫誰能敢古宋 已售紹聖非聖紹王蔡奉奸則應帝誠陋馴致 台劉媛拒范奏小人乘之為報復紹聖改元計 守仁宗信遠戒守臣为犯過黎庶恬安宏在有 不精君道失之深親邪如弗勝去正曾莫急时 社飯之言處丁寧何不官家親訓授勤諸賢退 私爱轉覧曾評義宜完及帝親政衆願望首 多能無

五年 初纸意恢復弗特長江聖任張沒有意 在一德之應求忠若岳飛致三本之審勘如斯 在一德之應求忠若岳飛致三本之審勘如斯 金盟南侵流血浸业宋匪亡欽致二極合任。本 更開過侵重貫明攻遠馬政暗通金叶既復 已甚。民敬網花石紅薰依碧 沁是皆足亂國

我藝祖常開創何光監·布宋 間史治無驗終于一莫成稱姓奉幣無居憂未 因尊恭益理有玷一即以學論私多誠久古家 問馬丁當見乎誤識一貪地棄盟家起輕傷徒 會同繼續既都上京遂變本服長驅入梁重 江泛鮮弗如斯可不大監榜陵中年。嗜欲深陷。 一年內禪遠政感君孝豈在茲在繼祖宗念惜 始唐咸通耶律顯族發祥潢 勤始怠終濫觞

祖內徒之黃龍石田土屋延廣弗等重成乃哭 廷國稱帝遂號金敗遠達唱躬追逐一百十年 案開天相柳亦由人 風太祖 天輔草創天

會繼減速北朝歸掌握南征微欽就拘禁高宗 宗繼太祖大公量更人難學大家 其家可稱者母总舊為熱門記止一代然萬世 息兵戈休養等勤恤成者崇以儉去文歸于質。 推武功既昭修以文都農議禮並制樂傳位照 稱姪慙不覺其勢頗可成一統未來時實失商 心即符天命言以久典外郡民縣故府悉分疆 乃祖嘉習國語為孫宜守信物 勸進協人

世祖定金平宋偃征伐一統建元立國號與圖世太祖爰開創減國四十武功勃又四傳乃至年紀 蒙古始祖勃端察居教拉野本窮髮十 人修元史泰人肥瘠視如越世祖一帝十三卷忽其時良佐曰惟誰巴延之賢不可沒宋濂諸之廣十古突取之以武修以文敬勤二字勉無 致金源道訟情於大定規模直使章宗衰記 漸染華風疎忘那聞吁哪付托却喜桑弱

在无 為驅除難必先小點漢明若斯唐宋異為之用局廟號曰仁信無處較之嘉祐規模潤治世祖成憲守弗遏不事游败戒征伐崇儉二 國難供武宗于義為順實明達及即帝位勤為 既冗長仍失隐泪歐陽逸馬笑繁文千古史筆 鐵輯魔茲正心用訓守基源天罰古元 鮮精核是馬失統不成國網目徇私者歲月通 武中定亂之後漢簡明察一意復古封建滋弊在京 為驅除難必先小點漢明若斯唐宋異

他李門復聽政家庭事發院仍欲祠王振迷終跪求自川稍啟迹后崩遂大級難数其奸逆挟疏求常台责發欲加刀陷帝乃為本得恣險繁誠孝常台责發欲加刀陷帝乃為恭孫在藥拒而辱之失德莫若凡十年間股瑜半各。衛祖額繼繼未獲王通戦敗乃聽和約周王陳萬臨邊繼絕赫獲王通戦敗乃聽和約周王陳萬 因王陳高

爱弗去侧綱紀陵夷極矣是謂孙其天職中一卷正太殷末任向高惟飾諸臣遠莫觀面一平敵世紀 在位不為不久聽言愈切愈默初倚奸無救失。明祈之亨至二 八古鄉 在位不為不人意 人物用我果外那海瑞忠言辨且析佛親朝臣政策胜雖去權稅無稅 光光 " 明祚之豪肇于此内制由来與外投暴総弗論親所生真出私獨末年修縣任食人。 大大鄉 在位不為不人意 臣難信信內臣闽帝失聚應較我可亡國之臣民難信信內臣闽帝失聚應較我可亡國之臣民姓然於電其横愈急明政陵夷至是盖不可救民族然於電難二十四罪巴昭彰而情然不辨良难然是最后,此為電其横愈急明政陵夷至是盖不可救民族然水吸之事矣已如后且不能保國忠此乳臭而倚乳母溺近私而任近習禁左班

我善者吾法法匪虚言施政後甲戒豈徒公刺亡速交睫皇清一統成殷鑑告萬繁福明 四門接使其能振興江表或安帖諸事不如宋明 別陵園風雨風紅明 福王擬馬宗南遷作 誠恐愛民惠洽莫忘 就 人園風雨 用質之亦亦想難答身狗社被領堪憐 御筆讀王充論 本幅環機本級一尺八分横二尺六寸行讀王充論街一卷 衡。

衙者改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然是大方人。正及聖賢為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思天尤人。正及聖賢為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此是大方人。正及聖賢為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此為大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則刻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

御筆 鑑蔵寶璽石渠門笈所蔵 實三深心託豪素乾隆夜翰惟精惟 為正人篤論則不可 戊戌孟秋月御筆 到首 點經祭聖 鈴賀一乾隆御筆

寫其意御筆。鈴寶二。乾隆宸翰幾暇臨池清風臺畔屈盤松偃折盤盤翠越濃高詠西山寺屋擊屈盤松偃折盤盤翠越濃高詠西山本幅宣德棧本縱二尺四寸五分横一尺四 御筆畫清風臺古松 **諫武其人性本松故應干載盖陰濃言之不足** 

鑑蔵寶鹽意在筆先落紙雲烟梅藻為春石渠寶 叠甲成舊作韻迎攀書順中御華鈴賀二乾隆 國形去。幸後今朝親面逢戊戌仲秋·復經其地 御筆執 不怕金栗战本九幅级八寸五分横八寸七 河文廟碑記一

華率不可考而况有暴比之傳經誦之聲我是 樓魚而落成之夫熱河固自古關塞以外煮客之 放願監禮樂一如制越二年已亥夏朕以來邀親於嚴重追建乃命相地伐材。卜吉鳩工。宮牆泮水 皇祖每年避暑於此亦不過名之日山社故有

不舍數千里而版籍或逾十萬馬此 存行以百年之意今則耕桑日以開户口日以減以 聚民至萬家之句。盖於禮樂之與未免 文廟之建於時於也。你不可級亦不待人之請而學校以此較彼為尤近矣則茲

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告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是大子體道垂文韓愈之所因者即 大子之所無而見猶愈之所因者即 这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告 夫子乃天之經地之義山之時海之淵無日不在 後行稱之曰熱河 整截實里古希天于八徵養念之質石渠實笈所於實工。惟特惟一、乾隆宸翰 乾隆四十四年已亥仲夏之月中海御筆、林群之音孰謂不可覺斯民於嗣外荒君之區也 之而後得然則人人心目之中範圍曲成而不遺追待穿鑿求